

中文实录乃根据讲者演讲的普通话即时传译或原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与杰克卢对话

实录内容：

主持人：欢迎我们的嘉宾美国前财长杰克卢先生，主持人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先生。

主持人：部长，下午好！刚才你的分享实在是非常的精彩，下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谈得更深入一点。我们总说有些能人可以在政府、商业、还有民间机构这些截然不同的地方一样能有所成就，曾在政府最高的部门工作，在私人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你肯定是其中之一，你还是一个私募基金投资者，并在教育方面、其他的社会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以后你会发展一些什么方面的业务呢？

杰克卢：我很幸运能有很多机会在方面为世界做一个贡献，一直以来我都是觉得非常感恩。在政府方面的工作可以令世界、令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而在离开政府工作时，亦可以对于自己的行为会怎么影响到其他人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我一直热心于公共服务方面，但其他范畴说在教育或者私人机构、市场规律方面，我也非常有兴趣的。我先后在政府工作了 16 年，服务过两届的总统，一直面对非常大的压力，离开政府后反而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我现在也是挺繁忙的，开始了一些新的业务、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样不断地学习让我可以保持年轻，还可以保持我的活力，不同的工作也让我觉得收获磊磊，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私募基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等等。另外在公共议题方面，我也有参加包括一些现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话题。

你刚才问我下一步会做什么，我很难讲。因为我有幸参加了很多不同方面的业务。

主持人：今天早上你告诉我，您很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来自亚洲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中国在亚洲、在世界的角色？

杰克卢：其实我有点惊讶，在我班里国际的学生有一半来自亚洲，有中国、日本、新加坡的，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来的学生。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教育的素质，还视美国作为一个范例。今年我看到有更多学生问到有关美国作为一个范例、作为世界一个典范是不是有改变了？我在这个方面的答案是，我们美国估了很多事情令世界是一个更好的地方。跟学生谈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无可疑问是未来重要的世界的力量，亦提出跟我们同样问的问题，就是中美会否为推动世界作出积极正面方向的合作？年轻人他们对于未来是乐观的，对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他们的看法是积极正面的。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美国现任政府以美国为先、保护主义等政策，另外美国跟中国策略性合

作方面你怎么看？

杰克卢：大选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口号，但还是止于口号，仍未看到实际上有多少的行动。以中国为例，当时有口号指他们在操纵货币，但是到最后还是没能作出证实。就是说当时提出的口号最终并没有跟进，因为也不应该跟进，中美几十年双边的关系中，美国已经清楚的说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这个是相当清晰的。我认为证明大于口号是积极正向的。

另外在贸易方面的政策，不是说中国的政策贸易没有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有关的行动是违反比如说世贸的一些规定等等的话，就是另外一种事情。现在的情况应该不会带来贸易战争或者两国之间的惩罚性的一些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只是乱做批评，是没有事实证明的，然后把它升级成一个国际的事情，那将会有不同的后果。我不是要批评任何一个机构的一个过程，我只是提一个问题，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才可以提出任何的行动。

对国际来说，过去两年都感受到过剩的产能带来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钢铁行业都会感觉到中国的过剩产能影响到价格水平，所以这个一定要作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不一定快速，但是在过去两年中国方面确实是做了一些行动。除了钢铁，外，在铝方面亦有这样情况，但是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行动的话，我相信也将会降低国际的批评。

主持人：在世贸方面我们有一个国际的论坛平台来讨论这个议题。

杰克卢：然后还有 G20 峰会。因为这是各国共同担忧的问题。

主持人：我相信双方缔造了一个可以坦诚相对的平台。还有世贸的规律我们可以遵守，所以是有这样一个合作的趋势，你是怎么看的？

杰克卢：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听到一些批评，美国商界认为他们不能在中国作出投资，因为实在是太多的限制，他们没有信心在投资一些新项目后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这对开放一个市场不是一个小事。我在政府部门的时候，只有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才会有作出限制，在其他方面是没有的。如果没有任何改变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亦会令关系变得有一点紧张。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合作解决，不要让它升级为冲突。若两国关系保持正面，将可吸引更多的投资。

主持人：你对税务改革方面的看法？在减税、基建方面的支出增加，这有什么问题呢？

杰克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同意如果有太多规管的话，是不好的。我在任内的时候也审视过税务议题，做过很多改革，更改过时的税务法例。有些改变是需要的，比如金融改革，尽管有很多人抱怨说美国金融改革大大收紧金融机构的限制，但在 07、08、09 年金融海啸后，现在大家都认为美国的经济更健康的及可信的，这恰好证明我们所做是没有错的。没有人喜欢多缴税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付税的话，我也是愿意的，我们管理一个社会、为民众提供服务，投入基建、医疗和教育等项目，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们得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民众的需要，税务改革可能对我们资金带来很大压力，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政策。一旦资金不足便需要减少支出，人政府提供的医保也好、教育也好，都会受到影响。

基建方面，在我任内最关键的就是谁来付款做基建，曾经想过将爱国基金用来做基建，亦可以用这些钱来支持短期的减税。对于企业税，我想对长远的增长来说，是 25%还是 20%不如有太大的影响，反而当美国减税率限低，然后其他国家可能就想跟我们看齐来增加竞争力，反而令各国有把税率降低的压力。

主持人：我们亚洲特别喜欢 PPP，我知道我们很想做美国的基建投资。为什么亚洲的资金没有办法去做呢？去把一些设备出口到美国，让美国的交通系统可以得到更新，比如“一带一路”为什么不能在美国做基建投资？在美国有没有人讨论过呢？

杰克卢：我任内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欢迎其他国家，亚洲、欧洲、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金来到美国做基建投资。并不是说这些人对美国的基建投资没有兴趣，而是如何达成一个民间与政府的伙伴关系，让这些投资可以得到实现。在纽约州有两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包括纽约的机场，它是现在是世界最繁忙的机场，而且大家都非常欣赏这些项目。可以看到政府可以发挥功能做好铺垫的准备。政府应该发挥功能来不断推动和支持去找项目、批准项目。让大家可以做财务的分析来执行。

当然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做政府项目民间的合作，在很多国家，大家对民间和政府的态度有不一样。我研究了加拿大、澳洲等地的基建项目，必需稳定及投资回报良好才能吸引投资。很多安全长远的投资的项目回报只有单位数字，而不是双位数字，但在现今低息环境中，回报亦算吸引。

主持人：你有没有机会去搭乘香港的地铁呢？我们非常的自豪香港地铁是几个营运上，收入是非常高的。香港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人参考。

杰克卢：就是说私人投资项目回报可以让我们项目持续下去，这个非常好。

主持人：现今年轻人像我的女儿，也可以有群众募款，然后可以得到回报，也有社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可以鼓动的。我还有两个问题，问完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让观众提问。

我知道你非常关切不公平、尤其是科技颠覆我们的工作、生活。科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非常快，但是管制和政策的管制，在全球来说还没有开始。在你任内有没有考虑过呢？

杰克卢：事实上对此我一直非常关注。我在任时要处理比特币，要如何确保大家的关切点，反洗钱在高科技方面可以预防。我也想了金融科技以及其他相关科技，如何一方面在政策管制下，又不会影响到科技的发展。我们没有完全避免其他的科技领域，金融科技便是很自然的发生，即使管制是非常严格。当然大家都非常抗拒管制，但是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可能会导致大倒退。

主持人：那人工智能呢？

杰克卢：人工智能可能会涉及到公众的安全，比如无人驾驶，就是这辆车没有一个有驾照的司机。现在我们所用的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的。我们不能打造一个无政府的空间让科技不用去遵守一些安全规则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规则，因为我们不用担心无人驾驶的车这个司机打盹或者吃东西，或者一个卡车的司机他们要休息多久才能开多久的车，这个当然是适用。但是对无人驾驶，需要这些规则吗？我们觉得要拿捏准确一点。我们也不应该完全的放任，让公众没有得到任何的保护。我们不能停止科技的发展，也要接受科技会不断地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是我们人类的技能和思维没有办法追上。我们要关注这一点。人们可能因为这种改变的速度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追赶得上。所以我们更应该去思考到底面对这些颠覆的时候要如何反应。我希望美国除了谈到自由贸易之外，我们也需要为人们带来未来所需要的技能。

我任内的时候，每个月都会看就业数字，这些岗位的数字跟找工作的人的数字差不多，那就是有错配了。人们在找工作，工作也在找人，当然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找到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尽量这样做。如果可以让 100 万人他们可以过渡，让他们得到技能去做当今最需要的工作的话，当然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管理好。

主持人：部长先生，奥巴马总统上任的时候，当时 GDP 增长 7%，后来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只有 3%。美国的系统长远来说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中期的选举？

杰克卢：我们看到明显摇摆。比如说在维珍尼亚州长、新泽西、阿拉巴马州州议院的选举，未来我们会看到多些民主党，有些人觉得众议院可能会变天，我不知道不会，因为还有几个月才到选举，现今一个月也可以是很长的，政治会不断地改变。我相信政府方面会保持动力，在中期选举方面最后会否有更多民主党人当选，我们很快会知道，而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在我们国家，一个总统被选出来后，很多时候就像克林顿总统、布殊总统、奥巴马总统一样，在国会有另外一个党派选出的更大多数的一个情况，都有发生过。在现在的氛围里面，3 年是很长的时间，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一定要投票，如果不投票的话，作为一个公民就放弃了自己最大的权利。我们在上次一轮选举里面看到有的人不愿意出来选举，他们投票的动力相信在下一轮选举将会更为强烈的。但是这个还是三年之后的事情，到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实在难说。

至于你刚才讲到会不会从一头猛烈的反弹到另外一头，我相信现在可能已经有这种迹象在发生了。

主持人：下面我们听听大家的提问。

提问：我是一名香港政府人员，在外交方面，我总觉得如果有互相的信任，也在人与人层面有互信，在美国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学习到美国的习惯习俗就是在我的犹太朋友方面，我就不跟他们讲圣诞节快乐，而是讲假期快乐。在种种不同背景的人，我更为了解了。在奥巴马总统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很多的中国内地学生或者香港的学生，他们到美国念书后，他们都参加了中国学生协会、香港学生协会，我想问是不是在教育方面我们也应该增加更多的互动呢？

杰克卢：我相信学生的交流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事情，没有更好的一个方法可以示范或者让人知道你们的价值观，来到一个社会，当地的居住生活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在美国，我们的大学系统实在是吸引来自各地的人，他们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担忧的是我们移民政策更为紧锁的时候，会令一些人裹足不前，不来美国居住、生活、居留。我相信交流是一个好事儿，不单只是在大学里面，包括其他方面的交流，包括军事、军人方面。另外在其他的经济、农业方面也需要这种交流。

我第一个与中国代表的会议，当时我们去了国家博物馆。我们在博物馆开会，也在那里共进晚餐。第一个小时，我们互相认识、互相的讲故事。就是我讲美国的故事，他也在说北京国家博物馆内中国的故事。这不等于我们将会用画作、博物馆馆藏去定相互的政策。但是我们要相互的了解。在美国举行的晚餐，美国的景色也是一个很好的背景，让大家知道美国的民主，这是领导对领导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最后只是冲突。冲突剩下来还是冲突，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互相的了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提问：非常感谢您中午的分享。我是 Rum berry，是私人投资专业。我问的问题是有关税制，你刚才谈到可能会惠及一些大的机构，高净值人士，这对于特朗普的拥护者，他们会怎么看？当然也有大的企业在支持特朗普总统，但是绝大部分不是在拥护着他。所以我们讲中期选举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税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杰克卢：我认为在一般的美国公民方面，不一定是一个很欢迎的事情。有关税制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当然新的税制减税，很多人都受惠，包括一些中等收入者。如果我是候选人，我可能会选择反对减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个经济真的是可以在上面一直把优惠带到社会的下层。你要相信这个，才会相信减税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不一定支持这个减税的政策，在下一轮投票当中。

我认为这个结果，作为下一步要减少一些优惠或者社会的服务，可能会令人担忧。因为很难清晰说明减税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或者个人会受到什么优惠。但是如果降低社会服务、降低健康医疗等等方面的社会福利，那就很清晰了。所以在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有降低医疗来减税的话，大部分人会不愿意。所以我们看吧。我相信需要很好的创造者才能把减税政策实在的落实。在国会里面看到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在努力着，就看他们这几个月在国会的努力有什么成果吧。

提问：有不同的说法，说美国是联合国最主要的资金暂住人，但是多年来，联合国的决定都是反对美国的意愿，所以在支持这种的国际机构方面是在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内吗？它应该继续这样做吗？你怎么看？

杰克卢：在我的工作生涯里面，我有两次交付对联合国的赞助费，两次都是迟交的。我认为美国有这个责任去支持联合国。联合国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安全理事会，还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对全球政策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有一个否决权，我们也有能力在理事会可以连成一些友盟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也跟中国共同努力，对北韩施加压力，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我们在哪里有这样的平台可以这样做？当然不是所有美国愿意做的事情都从中做到了，但是这实在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另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组织或者另外一个机构呢？或者在联合国里面，刚才说到在大会里面有时候会跟美国的意愿相违背的。那美国需要做更好的游说的工作。我可以提出有几方面是联合国可以改善它的工作的，但是你如果问美国将会改变我们自己的角色吗？这个不一定。但是在安全理事会方面他以后将会有更多的困难的问题。那美国在理事会讨论当中将会有一个领导的作用。

提问：我有几个问题关于美国的，你提到企业税减税，我想大家都同意，这有很大影响。有三点，我们在美国学费很贵，但是教育质量不好，健保质量不好，我有一些朋友、家人住在康州，他们要离开了。因为退休保险金，当地的税和联邦的税都是非常贵。芝加哥、底特律在当地做教育预算的人，这些根本不是搞教育的。我想问的就是美国会不会做 MFMM？

杰克卢：你提到了不少问题。最后一点，每一任政府都想在药物方面可以降低。当然如果我们限制处方药的费用，是非常好。如果政府单边来做价格控制的话，可能会有反作用。这样会把私人保险的价格保费更拉高。所以要通盘考虑。我们提到了很多，在之前我们有很有效的方式来控制处方药的报销。如果这对每一个受保人有什么影响，我们当然要去控制医疗成本，人们去用医疗服务的时候要非常的有效。而且我们也需要提供诱因，让医疗提供者提供有效率的服务。在这方面暂时没有太多的进展。控制医疗成本跟退休金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退休金成本我们可以经过精算来做计算的。所以要考虑到哪一些的保费，还有保险的额度。健保是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会做一个行动，可能希望某一个效果。但是这个效果可能是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就像经济一样，是非常的复杂，有不同的控制点、决定点，我花的很多时间在医疗保健方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做修改报销的制度。我相信未来 25 年人们还会继续来考虑药物政策，我们有更新的科技也会受到影响，这非常好，因为可以延长人民的生命，但是会提高医疗。你提到效果，我们要有最好的效果，也要有最好的经济效应，但是这方面美国暂时做的不够。

主持人：部长先生，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早说谈了 fire and fury，我也想最后谈谈这 fire and fury。你曾任白宫幕僚长，到底幕僚长有多少的权力来控制这个老板呢？金凯利现在是白宫幕僚长，他是否会协调的更好？

杰克卢：一个幕僚长只能在总统允许范围内来控制，幕僚长是非常复杂的工作。Jim 他是幕僚长，不过也是一个雇员，别忘了我们也是一个雇员。我们可以控制到底呈上什么东西给总统看，比如说我可以写一张便条给奥巴马总统，但是他可能会看类似的东西看了三四个，因为人们从电视、报章、社交媒体看到相类似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双方的意见都要提供给总统。但是如果总统决定不去注意，然后又有其他东西影响他，我现在不大了解现在的白宫，但是我们用固有方式提交资料，因为美国总统每天都要做非常重要的决策。我做幕僚长的时候告诫过自己，所有重要的立场都要提供给总统。我不是会卡人家，让人家不要提交意见，而是有非常便捷快速的通盘了解，而不是提供 5 页纸文件给他，而是非常精炼的便条纸给他。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处理。

主持人：作为一个幕僚长会不会阻止一些记者去见总统，比如一些记者不能进白宫，会不会说总统会喜欢某一个媒体？

杰克卢：我当幕僚长的时候我不会决定在记者会的时候点哪一位记者。我们有一个新闻官会决定要尽量的让不同的记者发问。我不知道这一届他们是怎么做。如果我可以把一张卡放在总统面前说你点这三位吧，但是总统最后可能点了五位记者。所以作为幕僚长是一种荣誉，但是我也是战战兢兢来做我当时的工作。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美国的总统，我们还是总统的幕僚，我们是服务总统，用他希望的方法帮助他。如果总统希望我们的帮助，想要听到各方意见，我们就提供各方意见给他，如果他想要听到某方意见给他，我们就提供某方意见给他。所以一个幕僚长不是去管理总统，总统他是可以选择的。所以现在的白宫比刚开始有自律了。但是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改变。到底总统要关注哪一点这并不是幕僚长说了算。

主持人：我们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的自传，如果下次你来到香港，我们也可以继续谈特朗普总统。谢谢！